科学与巴哈伊教相结合的实践理念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兼论科学、宗教与哲学之关系

王宏海*

当普罗米修斯把火种投向人间，人类的第一束文明之光在地球闪烁之时，人类便从蒙昧昏黄时代进入了科学与宗教的文明时代；当亚当和夏娃吃下智慧果，看见自己赤身裸体，产生羞涩之心时，人类已经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当女娲补天，后羿射日，仓颉造字时，人类便有了面对灾难的勇气和记录文明的能力。当翻看各种宗教经典的创世说时，几乎持不同学说观点的学者，无论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都会同意那正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开端。远古的神话与宗教创世说恰好说明人类自我意识的存在、外在超我的存在以及人类居住之宇宙的存在，综而言之，意味着“人类一家、世界大同”的观念。

无论是上帝创世说，还是佛家之缘起性空，众生平等说，还是道家之道生说，道法自然说，更有唯物主义之物质运动产生说，都指向了人类终极意义的本体说。这种本体说或缘起说是一切哲学、宗教与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或逻辑前提。追问其存在之根据才能上升到形而上学之哲学或宗教，才能使得形而下者有存在的理论基础。该基础不仅是“人类一家、世界大同”之存在基础，还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统一之基础，更是科学与宗教信仰统一之基础。现代文明的科学与宗教信仰的统一也是向原初的科学与宗教信仰统一的回归与超越，也是现代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之路。本文试图在此意义上，通过思辨的方法对科学、宗教以及宗教与科学和哲学的内在关系进行分析，以期为现代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理论贡献。

一 科学、宗教、哲学界说

关于科学、宗教以及哲学三者之间的关系，国内外研究者甚多[1]，且对科学、宗教、哲学都有界定及学术溯源。尽管作者不一定完全同意这些学者的观点，可是他们的工作仍然为本文的展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为进一步论证科学、宗教以及哲学的关系拓展了思路，尤其对科学与宗教信仰对可持续发展的论述做出了重要的铺垫。

（一）科学是什么？

这既是一个实证问题，也是个哲学问题。就目前笔者阅读的文献来说，科学多指向近代自然科学。既然有时间性，那么就应该有古代科学、现代科学。既然有自然科学，相应的就有社会科学。就语言表达而言，人们会说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实践科学发展观，中医是科学吗，莜面食品可以预防糖尿病科学吗？“科学”有“正确”的意思，属于价值判断；有“可持续、可循环、健康的”意思；或相对非科学，伪科学而言；也有“值得信赖的、可靠的”

---

* 王宏海，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山东大学哲学博士后。

[1] 近几年不少硕士、博士研究生论文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有学术综述和进一步的探讨，参见杨庆峰的《关于西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研究——围绕人的问题进行探讨》，周力文的《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韦雅莉的《科学哲学视野中的科学与宗教——兼析“伽利略事件”》。

意思。可见，一般来说，科学是个有歧义的词，随具体语境的变化而产生丰富的涵义。

因此，讨论科学、宗教与发展时，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明确科学、宗教与发展各自的定义域，确定科学、宗教及发展的真切涵义及其相互关系，在“人类一家、世界大同”的立场上拓展我们的思维空间，尽可能接近我们的目标，满足我们的需要。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从两个方面讨论科学，以便更好地理解、把握与应用科学。一是科学的语源涵义及今天所确定的含义，一是科学的语用学涵义及其应用。

在西方语言中科学虽然有内涵外延之变化，但是科学之概念却古已有之。科学在英语中作“science”与古法语（old french）同形，源于拉丁语“Scientia”，意思是知识；词根“Scire”意思是学或知。其原始意义是“to discern”，在印欧语系中其根源指的是“to cut”意为切开，分开，同梵语中的“chyati”（切开）、希腊语的“schizein”（劈开）、拉丁语的“scindere”（劈开）都有亲缘关系。可见，在西方语言中，科学是指通过分析获得的知识。这个词明确获取知识的手段是分析，通过分析以取得对某一事物的特性的了解，即为知识。这个词又与“scission”有关，意为“切断、割断、分离、分割、裂开”引申为化学专业术语“裂解”、核物理学术语为“分裂”。由此可见，词汇意义的变化是随着历史文化传统及人们认识世界能力变化而变化，词意的变化意味着思维的发展变化。通过对“science”的分析也可以看清西方的文化传统为主客二分的知识论体系。无论西方之宗教传统，还是西方之科学传统，他们都把“science”看做是分析过的确定知识，这种知识既包括宗教知识，也包括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和哲学知识，通读任何一本西方的科学技术史、哲学史或宗教史就可以获得相当的证明。通过分析哲学与宗教的意义、词根来源及相关转折变化同样可以证明以上观点。因此，从发生学的角度讲，科学、宗教与哲学同源，三者之所以出现分离，是由西方思维模式及知识传统决定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由于同源的历史渊源，三者又不断地绞缠在一起，由是形成了聚讼纷纭的学术发展史。这也是为什么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出现那么多学科的缘由。

再看以下“science”这个词的转折词“conscience”， 意为“良心、道德心”，指对传统公共意识的遵守心；词组“conscience clause”指道德条款，用以说明因其宗教或道德的原则不能遵守某一规定时，可不受处分的法律条款；“conscientization”是指拉美一些国家对贫苦文盲进行的觉悟启蒙运动。我想这种启蒙运动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的启蒙教育，至少还应包括宗教伦理道德的培养吧。

由上可知，我们不能仅仅把“Science”理解为自然科学，或在感官经验基础上的系统知识和判断能力的科学。而是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理解科学，这样才能更加有助于对科学、宗教及哲学的关系的理解。像大多数科学史家一样，W.C.丹皮尔在他的《科学史》绪论中给科学下的定义是：科学可以说是关于自然现象的有条理的知识，可以说是对于表达自然现象的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的理性研究。可以说，丹皮尔既继承了西方的知识传统，又缩小了科学的范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原因，尤其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期，人们认为科学知识（宗教知识占很大的比重）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神谕的东西并不能为技术的需要提供任何实在的理论指导。这就必然促使自然科学与宗教的分离。从学术史的角度讲，从古希腊到漫长的中世纪，经历了长期的理性积累，即使在教会内部也已经分化为多个教派，比附解释自然现象以及对上帝及相关主题的论证走向了尽头，这必然要转向哲学、艺术和自然科学。教会内部也在发生着变化。

从16世纪科学与宗教的分离，相应地促进了科学研究与科学活动的深化，而这种深化是和地理大发现以及商业文明分不开的。正是地理大发现及长距离的商业活动促使科学理性的极度膨胀，这种机械论的科学观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甚至现在还有人迷信科学，以为科学是万能的。直到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的出现，近代的机械科学观才过渡到现代科学。因此，

近代科学可以概括为揭示经验研究对象在一定的条件下，一定范围内局部的内在变化的规律的理论。这样的科学一方面极大地激励人们的创造力，很容易使人产生激情的盲动与贪婪的欲望。激情的盲动是指自认为掌握科学就等于掌握了一切，可以为所欲为，甚至把人的情感、精神等意识活动都“科学化”了。贪婪的欲望就是指人们利用科学技术疯狂地开发一切，破坏一切，创造一切。完全失去了主体自我，破坏了“人类一家、物我一体”的和谐生态模式。

现代科学是对近代科学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古代科学的否定之否定。现代科学的有效性与无效性是同时存在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亦然。这种确定性与有效性不仅仅是近代科学的体系的自洽性，不矛盾性和可证伪性，而且还能够放在以更大的系统中能够与其他体系共生、共存，进行开放式的信息交流，既有局部的确定性也有整体的稳定性。科学关涉的不仅是静态条件，还关涉动态条件，在不确定中和无效的条件或范围中确定其有效性和确定性。因此，现代科学是指系统性的全局性的对自然、生物的生命结构及存在规律的生命的揭示。现代科学更像德语的“Wissenschaft”，指一切有系统的学问，即除自然科学外，一般还包括历史学、语言学及哲学等。更强调综合的、自上而下统一的知识体系。

所以，今天我们使用“科学”一词时，要十分慎重。我们今天讨论的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就不再是古代科学与宗教之关系，也不是近代科学与宗教之关系，而是现代科学与宗教之关系。如果说古代的科学是朦胧的，既不精确，也无法脱离宗教的影响，那么，近代的科学则是精确的，但却无法克服自身的傲慢与局限。只有现代的科学才是既精确、系统、而且不是盲目的，它不再傲慢，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身的范围。因此，它不再狂妄地说取代宗教。因为现代科学已经认识到自身的有限性，宗教、哲学也不再包揽一切。科学必须为自己的理论和后果负责，不再是简单的工具理性，而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在科学活动之前，科学活动之中以及科学活动之后均需得到价值理性的拷问。这就是科学理性的回归。有人说“科学与信仰无关”，真的无关吗？宗教信仰真的和科学无关吗？那我们就必须追问什么是宗教，什么是宗教信仰？

（二）宗教是什么呢？

宗教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说，宗教、科学及哲学是同源的。历史就是如此，宗教并未因科学和哲学的分离而消失，相反，三者有着割不断的亲缘关系，彼此经常纠缠在一起。因此，关于宗教的本质，人们进行不断地探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陆主流学者一般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学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的世界观，因为它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通俗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热情，它的道德上的核准， 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2]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认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3]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受18世纪科学理性的影响，认为宗教来源于现实，但并不是对现实的真实反映，而是“颠倒了的世界”，这个颠倒了的世界观往往用“神”、“上帝”的意识决定人的存在并解释现实生活，即用“神”的“精神”、“意志”解释“物质存在”，而不是用“物质存在”解释“精神”。显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识到宗教的超验性，给予了唯物主义分析，看到了社会历史中阶级对立的存在，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看到宗教内在的发展变化、核心理念及其心灵体验。因此，马克思经典作家的宗教定义是具体历史时代的表现，而非当代宗教的意义。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第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2，第354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吕大吉先生在1998年第2期的《世界宗教研究》的《宗教是什么？——宗教的本质、基本要素及其逻辑结构》一文中指出：

在近代宗教学中，有三种研究方法最有影响，一是宗教人类学和宗教历史学，二是宗教心理学，三是宗教社会学。它们对宗教的本质和基本特性的看法各有侧重，在此基础上对宗教提出了不同的界说。宗教人类学和宗教历史学一般强调以宗教信仰的对象（神和神性物）为中心来规定宗教；宗教心理学则着眼于宗教信仰者个人内心世界对神或神性物的内在体验；宗教社会学则往往以社会为中心来看待宗教，把宗教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和功能视为宗教的核心和基础。可以这样概括：在把握和规定宗教的本质问题上，第一种是以宗教信仰的对象（神或神性物）为中心；第二种是以宗教信仰的主体（人）为中心；第三种则是以宗教信仰的环境（社会）为中心。

基于以上的分析，他把宗教定义为“关于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体制化的社会文化体系。”这种宗教包含四方面的要素：宗教观念或思想；宗教情感或体验；宗教行为或活动；宗教组织和制度。他认为：“一个比较完整的成型的宗教，便是上述内外四种因素的综合”。宗教的观念或思想是指宗教信仰者对唯一神上帝或不同神祇的崇拜和信仰；宗教情感或体验是指宗教信仰者在宗教活动中的精神体验或得到“终极关怀”的心灵慰藉。宗教行为或活动则是信仰者自身对神或上帝的主体感受、进行的参与或传播；宗教组织和制度是指信仰者因信奉同一神祇彼此自愿结成的信仰共同体，共同体内部按照现实的管理模式形成由上至下的管理体系，信仰者出于主观愿望服从宗教组织的规范。

宗教是历史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像科学的发展一样，宗教也经历了原始宗教、古代宗教以及近代宗教的变革，到达了现代宗教阶段。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现在仍然在发生着变化。并且世界也在不断地产生新型宗教，宗教也越来越和世俗社会融为一体，巴哈伊教就是如此。

（三）科学、宗教与哲学的关系

科学的发展、宗教的进步、人类思维水平的提高就为科学、宗教与哲学的对话提供了可能，也为三者的统一创造了条件。统一不是三者的叠加，而是统一于主体的人，使人能够明哲睿智，有宗教情怀，求理务实。就科学、哲学和宗教的历史而言，英国史学家W.C丹皮尔认为，一部科学史也是部科学、哲学及宗教关系史。对于科学和宗教的关系模式，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如冲突说、调和说、分离说等等，但“冲突对立说”是大多数人持有的看法。李振纲教授对上述观点既有突破，也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也有一定的认识不足。他在2008年第3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哲学的本命：思想如何改变世界？》一文中为科学、宗教、哲学的特质与关系做出了界定。他认为科学、宗教和哲学是“文明”的三把剑。科学研究物性，宗教崇拜神性，哲学发现人性。这三把剑在不同维度、不同层面上感染人的心灵、打动人的情感、穿透人的精神世界。他说：

物性世界，是自在的世界，有规律，有能量，有信息，是一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综合，但没有目的，没有情感。这些规律、能量、信息，没有人也存在。科学研究只是把这些客观性质发现出来，“发现”是科学的本质。被发现的世界属于经验世界。神性世界，是超验的世界。依凭经验而又追求超越是“思想的本性”。“超验”的本意即在经验之外，“超验世界”可以理智地想像其“有”，却不能经验地实证其“无”。如牛顿所想像并为之感叹的“第一因”等，即世界的神秘性，经验永远无力证实其无，理智却需要假设其有。这些超验世界的“神秘性”恰恰是宗教存在的理由。对世界的神秘性，宗教加以非理性地“信仰”，借此信仰，人们获得精神安顿，心灵得以净化和超越。“信仰”是宗教的特质。人性世界是物性和神性的统一。人的存在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

既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既是现实的，也是理想的。物性有一是一，真实自然；神性无真无假，只可想像，无法证实。人性禀赋着物性与神性的全部复杂性。没有物性，人类世界将变得虚无飘渺；没有神性，人类生活将变得平庸无趣。

李振纲先生能够从人这一主体出发，使我们很好地看到科学、宗教与哲学是以人这一主体为前提的客观存在，由于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解释系统不同，众说纷纭，甚至彼此冲突、矛盾，而这种矛盾的思想恰恰影响了人们的行为活动。从本质主义的角度出发，科学所认识的是经验世界的物性，是对可知世界的本质规律的探索，属于科学“发现”。宗教是对人的心灵世界及信仰世界的探讨与皈依。哲学则介于科学与宗教之间，是通过对现存世界的批判和反思，通过理性的思辨，获得心灵的满足与智慧的提升。科学、宗教与哲学三位一体，它们是人类世界的客观存在，也是人类的一体三面，彼此互相排斥，互相消解，也互相包容，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也不完全一致，在不同的语境中，因人而异。有些宗教家既是哲学家，也是科学家；有些科学家有着坚定的宗教信仰。而在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科学、宗教、哲学同时起着不同的作用。主体自身能够根据经验做出选择和判断。科学、宗教、哲学有各自的领域，只要有需要就彼此不会代替。因为，科学有假说存在，所用的条件都是相对的，事实证明，科学真理也是相对真理。宗教的成立在于人们对超验的上帝的信仰，超验的上帝既不能证伪，也不能证真，因此属于信仰的领域。上帝既是人存在的前提，也是人存在的目的。哲学既不比科学、宗教高明也不比二者渺小，哲学理论成立的前提或逻辑起点正是哲学的本体或当下的缘起。这个本体或缘起的存在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关键在于主体自身是否认可。因此，可以说，宗教或者哲学的存在关键在于主体自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 巴哈伊教的特点

从1844年算起，至今巴哈伊教仅有160多年的历史。在短短的历史进程中，巴哈伊教发展速度之快，分布之广，令人震惊，是现代宗教的典型代表。按照蔡德贵先生的研究，巴哈伊教有九大特征，和现代科学有着重要的关系。

（一）现代性

巴哈伊教现代性的集中体现，是对现代化的积极回应，试图完成宗教的现代转换。蔡先生认为现代化是一种连续性的不断的变革和创新，它是以科学知识为基础、以科学技术为利器，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以不同的速度、顺序、样式发展、变化，使人有更美好的生活、更高效的工作，更舒适的物质享受。可以说，现代化是对传统的挑战，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各种社会制度的变化。

巴哈欧拉强调，人类整体也像一个人一样，有婴儿期、孩童期、青春期，而今天人类已进入早已被预言过的成熟期。在这一时期，对祖先信仰的教条式模仿已经过时，那些信仰曾经是宗教演变之轴心，但现在已不再能结出正果，反而成为人类堕落和造成障碍的原因，顽固地坚持和教条地硬套古代信仰，已成了人类仇恨的根源，成了人类进步的障碍，战争和冲突的原因，和平、安宁和幸福的破坏者，因此，宗教主要本质的改革和更新构成了现代思想之真正精神。人类已有能力认识到自身的发展过程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类之被创造，乃是推动文明不断进步。而迈向成熟所面临的挑战，是要承认人类一家，要从各种派别与信条的局限中解放出来，奠定全球文明的基础。为此，巴哈欧拉主张，一个全球性社会的繁荣，必须基于这样一些基本原则：消除形形色色的偏见，两性间完全平等，世界宗教的同源性，消除贫富极端，普及教育，科学与宗教的和谐，在保护自然环境与发展科学技术之间保持平衡，基于集体安全和人类一家的原则，建立一个世界联邦体系。

巴哈伊教广泛而多元的活动，几乎涉及到当今世界的每一个重要趋势：从关于文化多元性、环境保护的新思维到决策的分散民主化，从对家庭生活和道德的回归到新世界秩序的建

立；都体现出该教的现代性，而且由于该教的现代性，又引发出其他一系列特性。

（二）开放性

巴哈伊教的开放性，首先表现在它不排斥其他任何一种宗教，它认为，不论是世界上哪一种宗教，犹太教也好，基督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甚至佛教、耆那教、印度教、锡克教等等，虽然有不同的名称，但都是来源于同一个上帝。上帝可有多种名称，耶和华、安拉、真主、佛陀，但本质都是一个，即是一个超然的存在，是人类不可知的本体，又是全知全能的万物之主宰者。因此，巴哈伊教承认其他各大宗教的经典同时也可以是巴哈伊教的经典。

巴哈伊的家庭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出生在巴哈伊家庭的儿童，一般是被当做巴哈伊社团的成员加以抚养，他们要学习巴给伊教历史、教义，也学习其他世界主要宗教的经典和教义，一旦他们成长到15岁，也就进入了巴哈伊社团认为的人的成年期，可以自己负责个人灵性的发展，决定或拒绝成为巴哈伊教徒，决定或拒绝继续参与巴哈伊的社团生活。

巴哈伊教对世界文化的态度也充分体现出其开放性。巴哈欧拉曾经呼吁采用一种世界通用辅助语言，作为促进全人类团结的工具。这种语言或者重新发明，或者从现存的语言中选定，以作为世界文字，促成一种世界文学的诞生。他认为这一天正在临近，世界各族人民将会采用一种全球性语言和一种通用的文字，到那时，一个人无论走到哪个城市，都有宾至如归之感，但是，巴哈欧拉非常慎重地使用了“辅助”一词，他强调的不是文化单一性，而是应该珍视并且提倡文化的多元性。巴哈伊教重视多样性的统一，“它既没有忽视，也没有试图隐瞒那些使世界上各种族、各民族彼此相异的在种族、气候、历史、语言、传统、思想与习惯等方面的多样性。它召唤更宽厚的忠诚、更博大的抱负，超越于任何曾经激励过人类的忠诚与抱负”。这是一种“多样性的统一”。正像阿博都巴哈所解释的：“当多种层次的思想、气质和性格由同一种中心力量的作用和影响联结在一起时，人类的完美才会显露，其美丽与光耀才会显现。只有那统治和超越一切事物之本质的上帝之圣言的神圣效力才能够使幼童般的人类相互分歧的思想、感情、观点和信念和谐起来。”鉴于这样的理由，巴哈伊教认为世界上每个民族，不论大小，都对世界文化做出过贡献，都是世界文化这一大花园里的迷人的花朵，这些花朵品种、颜色、形态、形状各有不同，正由于其多样性丰富和装饰了花园，并增强了美的效果。所以，每一个巴哈伊教徒都应该尊重自己所接触的其他民族的文化，不允许以任何理由自以为自己所代表的文化是最高尚的文化，而以其他文化为低下文化，在巴哈伊的观念里，种族主义、文化沙文主义没有任何存在的余地。种族肤色不应该成为评判文化优劣的标准，肤色无关紧要，肤色在本质上是偶然性的，人之灵性和聪明才智才是根本性的。白种人、黑种人、棕种人、黄种人和红种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他们创造的文化应该一视同仁地得到尊重。

巴哈伊教所追求的，是要创造一种超越国籍、种族、肤色、语言、文化及宗教信仰隔阂的世界文明，这种追求充分表现了该教的开放性。

（三）超越性

巴哈伊教之超越性，首先表现在它的宗教理论和教义既源于世界各大宗教，又超越世界各大宗教。巴哈伊教对各大宗教的权威都加以承认，并把它们确立为自己的根本基础，各大宗教都是同一个宗教永恒历史和连续演进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巴哈伊教决不图谋要推翻世界各宗教体系的灵性基础，而是扩大它们的基础，重申它们的基本教义、调和它们的目标，振作它们的生命，显示它们的同一性，恢复他们早期教义的纯洁性、调整它们的功能，并且协助它们实现其最高愿望。但是，巴哈伊教又从根本上否定了各大宗教都是终极绝对真理的说法，宣布：宗教之真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神圣的启示乃是有序的、连续的、演进的，而不是间歇无常的或是终极的。宗教的目的是培养可嘉的美德，提高社会道德水平，促进人类灵性的发展，赢得真正的生命及神圣的恩典。其次，巴哈伊教的超越性表现在它对理性的

召唤和回归上。巴哈伊则超越了一般的宗教信仰，重视理性。阿博都巴哈指出，面对有思想的听众，每一个论点都必须具备理性的依据和逻辑的论证。这种依据有四种：感性认识、理性思维、传统观念或经典权威、灵感。为了使人的认识完整而全面，巴哈伊教明确反对盲目接受任何现成的教条和成见，鼓励信徒独立追求真理。巴哈伊提倡，人能够追求真理，要藉理性思维来发现，要接受前人所发现的既真且确的一切，但不能沿袭或盲从祖辈的一切。“他不应盲目效仿或追随任何人，也不该不经探索就完全信赖任何人的看法，不，每个人都应独立明智地去追求真理，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并只须遵从这一真理。人类失落、绝望的最大根源就是来自盲从无知的。”“上帝赐予人用来探寻的双目，人藉此可以发现认识真理；他赐予人双耳使他可以听到本质的信息，他赋予人理性思维，他因此能够为自己发现事物，这是人的天赋，是他用来寻求本质的工具。人不应借他人之目来看，不该以他人之耳来听，也不应用他人的大脑来思考，上帝设计人的时候令每个人都有其天赋、能力与责任。那么，依靠你自己的思维来判断，遵从自己寻求来的结果吧！否则，你会完全被无知的恶狼吞噬，并失去上帝的仁惠。”巴哈伊的这些思想已经超越了宗教领域的信仰。最后，巴哈伊教尊重科学，提倡科学，也表现了它的超越性。巴哈伊教从其创始人开始，就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提倡宗教与科学结盟的重要性，巴哈欧拉指出，上帝赐给人类最伟大的礼物就是理智，巴哈伊教徒要运用理智来研究所有的存在现象，包括那些属于精神的本质，而其研究的工具是科学的方法。阿博都巴哈更明确地说：“宗教必须符合科学与理性，否则它就是迷信，上帝已创造了人，使他能察觉存在之真谛，并赋予他思维，或称理性，以发现真理。因此，科学知识和宗教信仰必须符合对人这一神圣机能的分析。”“凡有抵触于科学，或者反对科学的宗教，是无知的，因为知识的反面就是无知。”“人有一种天赋智慧，有用这种智慧探索外部世界奥秘的能力，这种天赋智慧的结晶就是科学，这种科学的力量可以探索并理解造物及其遵循的法则，所以，人类最高贵最值得称颂的成就，就是科学知识和成果。”这就是人的宗教信仰必须符合科学的理由，宗教和科学的本质应该是一致的，因为真理如果只有一个的话，那么，一件事物绝对不可能在科学观点上是假的，而在宗教观点上是真的。既然科学的真理是已经被发现的真理，而宗教的真理是天启的真理，二者之间没有也不应该有矛盾，应该使它们互为补充。

（四）世俗性

巴哈伊教在巴比教的初创阶段，已经表示出宗教世俗化倾向。当巴孛向他的追随者们号召让他们从伊斯兰教传统的律法中解脱出来时，这种世俗化便开始了。女教徒塔希莉在参加一次宗教会议时，采取了一种非常大胆的举动：她没有披上当时的妇女要戴的面纱。正统的十叶派穆斯林因此指责巴比教徒是无神论者，主张性开放，共享财产。塔希莉的行动，是一个新时代的特征之一，那就是解除妇女不享有平等地位的种种戒规，她所引发的是宗教领域里的一场妇女解放运动，这一运动成为宗教世俗化的—种尝试。

到巴哈伊教阶段，巴哈欧拉、阿博都巴哈、守基·阿芬第三代人一贯的持续努力，把巴哈伊教完全变成了一种“俗人的宗教”。他们废除了教主世袭，建立了一套世俗的教务行政制度，消除了职业传教职位，没有主教的权威及其所赋有的特权，行政机构经过民主选举产生，选举过程是开放的，不预定候选人，不允许私下接触，投票者享有最大的选择和自由，由这样的民主方式选出的行政机构，主要任务是为信徒提供许多机会，以响应巴哈伊为人类服务的计划。这就使新入教的信徒感到他们加入的是一个社团，而不是一个教区，这样的行政教务机构，“没有任何形式的教士制度，既无牧师，也无宗教仪式，并且完全由其忠诚的追随者们的自愿捐献来维持。巴哈伊信仰者们忠于他们的政府，热爱他们的国家，而且急欲时时刻刻促进它的福利。然而同时，又把全人类当做一个整体，深切关心它的利益，不会犹豫把每一个特殊利益，不论是个人还是区域性或者国家性的，隶属于高于一切的全人类的利益之

下。”

巴哈伊教也不像有些宗教那样，要求信徒恪守宗教教条，它反对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甚至没有入教或其他宗教仪式，没有公开或集体祈祷，提倡独立探求真理，反对盲从，它在行政管理上引入了选举制度，提倡磋商的原则，这样的运作系统和方式较其他宗教都更为接近世俗社会，从而使该教从整体上来看更像一个慈善型国际社团，而非宗教组织，这种世俗性的特点是巴哈伊教所独具的，是它区别于其他宗教的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

（五）宽容性

人类一家，促成全人类的团结，“地球乃一国，人类皆其民”，是巴哈伊教的核心观念，出于这一观念，巴哈伊教徒不把自己看做是孤立的，与他人冲突、竞争的人，而是属于人类群族的一部分，只有借助于和平、团结与合作，才能做更多的事情。

巴哈伊教提倡一种宽容的精神，既然人类来自于同一个地球，就必须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克服偏见，避免卷入争论和施行报复。有的宗教提倡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巴哈伊教反对这样做，而是提倡“必须认敌为友，将恶意者看做善意者，并友善地对待他们。这样做，你们的心灵便可摆脱仇恨”。在这样一种宽容精神的指引下，巴哈伊教的灵曦堂，其建造的主要目的不是专为巴哈伊社团服务，而是开放给所有各种宗教背景的人士，或无宗教信仰的人们，作为他们崇拜同一上帝的场所，灵曦堂内举行的崇拜仪式不带任何教派色彩，可以诵读世界各宗教的圣典，它所具有的九个边和一个圆顶的建筑样式，象征巴哈伊教容纳各种宗教传统，各种宗教的崇拜者可以从不同的门进入其中，聚集在一起，崇拜同一个上帝。

正是由于巴哈伊教奉行这样的宽容精神，赢得了一些国际观察家的赞誉：它是人类各民族完全的结合的一个实际典范，坚定的操守避免宗教争论或批评其他宗教，它消除了常与现代宗教运动联系在一起的道德丑闻与财政舞弊，它不凭借逼人的改宗活动传教，它成为以热情好客著称的社团。

（六）融合性

巴哈伊教是对各种传统宗教进行融合的产物，它虽然对各种宗教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地接受，但总的说来，它对各种宗教经典均不排斥。在《确信经》中，巴哈欧拉大量引用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经典，并将各种教义融合贯通，形成巴哈伊教容纳百教的独特风格。

巴哈伊教也主张对各种文化进行融合，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世界各民族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是人类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说哪一个民族创造的文化就比别的民族更高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并举，共同发展，因为“人有两翼都是必要的，一翼是物质的力量和物质文明；另一翼是灵性力量和神圣文明。只有一翼不可能飞翔，两翼都是必要的。因此，无论物质文明多么发达，除非通过灵性文明之提携，否则它不能达到完美”。以精神文明见长的东方文明，必须与以物质文明见长的西方文明融合，才能形成真正代表人类文明发展水平的世界文明。

巴哈伊教之所以有融合性的特点，与该教反对走极端，奉行中庸之道有关，世界上完美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因此对各种事物应该注意兼收并蓄，取其长，弃其短。巴哈欧拉提倡中庸之道。他说：“在一切事情中，中庸之道是可嘉的。如果一件事被做过度，就会被证明是邪恶的起因……在地球上存在着奇怪而令人震惊的东西，但是它们被隐藏于人之思维和理解力之外。”又说：“所有当权者的所行所为都务必要合乎中庸之道，凡是超越中庸之道的行为都不会有好的影响。譬如自由、文明等诸如此类的事件，无论明智的人多么地推崇，如果走向极端，必会带给人类恶性的影响。”由于奉行这样一种中庸之道，也就使巴哈伊信仰体系本身成为一种中庸之道的产物，它对其他宗教和世俗事务上采取的态度，是一种中庸的原则，既不完全赞同和吸收，也不绝对否定和排斥，而是兼收并蓄。这就使巴哈伊教带上了极

为鲜明的融合性的特点。

（七）务实性

巴哈伊教是一个务实的宗教，注重经世致用，反对教条主义，轻言重行。巴哈欧拉在《隐言经》中告诫信徒说："引导向来靠语言，如今却要靠实践。纯正与圣洁的行为，是大家应有的表现。人人有口皆能言，唯独我们的亲爱者，才有纯正与圣洁的实践。用全副身心努力吧，以行动使自己卓尔不群！在这神圣光辉之书简，我对你们如此劝勉。"他还劝导人们："要惜言如金，避免空谈。因为口舌有如一把燃烧的火，夸夸其谈乃是致命的毒药。物质的火只能摧毁肉体，但口舌的火却会将人的肉体和灵魂一起吞噬。前者的力量只维持一个短时期，而后者却能持续一个世纪。"巴哈伊教提倡天下一家，但绝不把它作为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把它纳入整个信仰体系的各个方面，发展成为一套完备的世界大同的实践规划和全球统一行政体系的架构蓝图，并竭尽所能孜孜不倦加以实践推广。巴哈伊较其他宗教更成功地将宗教事务和世俗生活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成功的巴哈伊社区的范例。在国际舞台上，巴哈伊积极参与各类国际性事务，于1948年成为联合国的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从1970年起一直担任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及儿童基金会顾问，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环境组织有密切的工作关系，还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如"大自然网络全球基金会（资源保护与宗教）"、"共同未来中心"、"全网络教育"、"宗教与和平世界会议"、"促进非洲食物保障"等国际组织的成员。对于社会与经济发展，巴哈伊也积极参与，在第三世界推广了一套行动计划，设有社区学习中心、地方医疗诊所、卫生研习班、农务发展计划、树林再生计划、戒酒辅导和儿童宿舍，推动第三世界的福利开发活动。巴哈伊与其他国际组织携手推动的计划，以健康教育、营养问题、农业、扫盲运动，基础教育等为最常见。这些表现出该教务实性特点的活动，在第三世界国家越来越受到欢迎。

（八）灵活性

巴哈伊承认，所有的宗教都源自上帝，但却是上帝的意志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显现。因此，各宗教的真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因为它们适应不同时代的不同需求，而且，对真理的认识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由于人类社会的演进，除了各宗教共同涵盖的一套基本的、永恒的真理外，各宗教的组织形式、礼仪律法等，均须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更改，巴哈伊教就是要创立一个适应现代生活和未来社会的新型宗教。在根据时代和社会不同需要而作相应调整和变更上，巴哈伊较其他宗教更具灵活性，如其他宗教信徒愿意接受巴哈伊信仰，不必放弃原有的宗教信仰，尊崇原来宗教的经典。信徒可以保护各宗教原有的教义，但要放弃人为的教条和偏见，在歧异中实现统一，而且，信徒还可以自愿地和独立追求真理，用自己的传统和语言理解和实践巴哈伊信仰。

（九）创造性

巴哈伊教绝不是世界各大宗教的简单拼凑，而是在继承各大宗教的优秀成分的基础上的创新。巴哈伊教最突出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

其一，把宗教理性化。巴哈伊教可以说是一种理性化的宗教。巴哈伊教是一种信仰体系，信仰往往和理性相矛盾，这是人们通常的说法，这种说法对巴哈伊教就不合适。巴哈伊教较其他宗教更为尊崇理性，把理性和智慧看做是尘世和天国中两盏最明亮的灯烛，赖此灯烛，存在之殿堂闪耀出不断增强的光辉。在人类王国中，只有当理性之光释放出最大能量、发展得最完美时，人类才算真正成熟。出于理性思考，巴哈伊教提倡克服造成人类悲剧的四大偏见：种族偏见、国家偏见、宗教偏见、政治偏见。作为宗教，巴哈伊教特别提倡克服宗教偏见，认为现代那些不幸的战争就是因为人们之间狂热的宗教仇恨或种族间的偏见而引发的，往往正是教士们鼓励国家投入战争，而宗教的仇恨从来都是最为残忍的。巴哈伊教不仅废除了"异教徒"和"圣战"的概念，而且提出了一套用精神原则解决争端和战争的思想，认为

精神原则或所谓价值观，能够解答任何社会问题，“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和平的信念发自一种基于精神或道德立场的心态，要找到长治久安的解决办法，首先就必须培养出这种心态”。世界正义院的《人类的繁荣》、《世界和平的承诺》等文件都阐述了这些思想。这正是巴哈伊教创新性的表现。

其二，不重教义的传播，而重行为的感化。巴哈伊教从来不否认自己有一套严密的信仰体系，但该教从来不重强行去传播教义，不主张强迫别人改宗，该教提倡的是独立探求真理，不盲从任何教条或信仰。因此，巴哈伊教虽然提倡每一位巴哈伊信仰者都是自觉的传教士，但这种“传教”不侧重于简单的教义和信条的宣读或讲解，而是强调用高尚的品性和行为去感化人。因此，在联合国非政府机构组织里，在发展中国家最落后的地区，都可以看到巴哈伊积极投身于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和各项其他事业。该教用这样一句话来鼓励教徒们去投身有利于人类繁荣和发展的事业：信仰的精髓在于少说多做，凡言多于行者，其生犹死。巴哈伊教没有职业传教士，人人都是实践家。这也是该教的创新之处。由于这种重行甚于重言的特点，使巴哈伊教徒所到之处都能获得人们的好感和尊敬，用行为感化人往往取得更好的效果，因受巴哈伊教徒行为感化而入教的，大有人在。

综上所述，通过对蔡德贵先生对巴哈伊宗教特点总结和分析，笔者认为巴哈伊教不仅具备了一般宗教的特征，而且对以往宗教的具体内涵以及具体规诫有了革命性的超越或者说质的飞跃。首先，巴哈伊教信奉唯一的上帝，而上帝可以有多种名称，但本质都是一个，即是一个超然的存在，是人类不可知的本体，又是全知全能的万物之主宰者。信奉上帝或其他神祇是各宗教的一般特性，而对不同神祇的超越的唯一本体则是一种宗教智慧的确立，而这种智慧正是一种哲学智慧。其次，基于对上帝、本体的信仰，人们在现实活动中产生了宗教情感，对他者的现实的爱表现为一种有神指引的确定的爱，而这种宗教体验突破了教堂、庙宇中体验，是宗教体验明确地拓展的生活存在的各个方面；再次，宗教活动不再是举行各种宗教仪式，而是信仰者自愿进行的教育推广、科学发展、经济建设以及个体基本生活技能的掌握及道德能力建设诸方面的活动等；而巴哈伊组织也不再是一种阶级或利益阶层的共同体，而是有着崇高目标的公民合作组织。

三 科学与巴哈伊教相结合的实践理念是可能的

就巴哈伊教创立的背景而言，从19世纪中叶，近代科学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正如蔡先生总结的那样：巴哈伊教适应时代之需要，从其创始之初就提倡宗教与科学结盟。其教义第四条就是宗教与科学的和谐：任何抵触或违背科学的宗教只能是无知，因为无知是与知识对立的。科学只是一只翅膀，一只翅膀是毫无用处的。人的智能所不能理解的东西，宗教也不会接受。宗教要与科学并肩前进，凡是违背科学的宗教都不是真理。巴哈欧拉指出，上帝赐给人类最伟大的礼物就是理智，巴哈伊教徒要运用理智来研究所有的存在现象，包括那些属于精神的本质，而其研究的工具是科学的方法。

学崇尚理性，它的研究方法就是通过观察、试验，归纳、综合搞清楚事物的规律，使人们能够利用规律为自己服务。科学反对迷信，不偏执任何一种已有而又过时的成见，不断开拓，创新是它的本性。尤其是以混沌理论、自组织理论、系统论、信息论等为核心的现代科学，从思维方式打破了近代科学的僵化认识，使科学能够站在更加宏观的角度考量人类的技术进步与人的生存环境，从人类走出非洲的考古发现，均证明了人类一族，地球一家。而这正是巴哈伊教长期坚持的观点。科学有自己的领域，它既不想也无法取代宗教。科学的界域也为自己与宗教结合提供了可能。

巴哈伊教改变了中世纪宗教包揽一切的傲慢和自以为是，它认为人的宗教信仰必须符合科学的理由，宗教和科学的本质应该是一致的。如果有人认为巴哈伊教是假借科学理论证明上帝的存在，或者为上帝存在做辩护，那么，这种理解就是片面的，不完全的。虽然巴哈伊教对上帝的存在做了理性的论证，但是并没有用现代做牵强附会的比附。巴哈伊教认为科学仅是人类认识真理的一种工具，是解决具体问题的一种手段。就像信仰不是宗教的全部一样，科学也不能解决人类的一切。他们和哲学彼此互补是不可分割的“三兄弟。”宗教、科学和哲学不是抽象的概念和文字游戏，它们均被人所有，为人服务。人在创造着科学、宗教和哲学，科学、宗教和哲学也不断地丰富着人生。由此，人的发展就应该是人的科学素养、宗教情怀和哲学智慧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涵。

四 人的可持续发展应建立在科学与巴哈伊教相结合的实践理念上

科学和巴哈伊教有着牢固的相互关系和依存性，是人的发展的重要基石。爱因斯坦于1940年9月在美国“科学、哲学和宗教同民主生活方式的关系讨论会”上做题为《科学和宗教》的发言，就说过：“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而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在《人类理解力研究》一书中，却提出了理性思维的一条总原则——休谟公理：“没有任何证言足以确定一个神迹，除非该证言属于这样的情形，其虚假比它力图确立的事实更为神奇。”一位是20世纪的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一位是18世纪有世界影响的著名哲学家。二人均对宗教与理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爱因斯坦认为宗教和科学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而休谟则从经验主义出发对宗教神迹的可靠性产生了质疑，也可以说对宗教产生了质疑。由此可见，直到18世纪科学和宗教仍然纠缠在一起，无法分开。康德为解决这个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通过划界把超验的交给信仰，把经验的实证的交给科学。爱因斯坦则明确地指出了宗教与科学是患难与共的两兄弟。他之所以这样说，大概还有一层更加深刻的意思是针对那些为纳粹服务，而没有宗教信仰的德国科学家说的吧。

巴哈伊教是现代宗教，它不但继承传统各大宗教的优秀品质，而且还与科学相接合为人类的发展打下重要的基础。科学与巴哈伊教的结合主要体现在巴哈伊教的实践理性上，而现实的人则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体。巴哈伊教的核心教义就体现了这一实践理性。阿博都巴哈把巴哈伊教义归结为以下十一项：

（一）探求真理

人类必须抛弃一切偏见，杜绝自身的虚妄幻想，毫无阻碍地去寻求真理。各宗教的真理是一个，是不可分割的。各民族之间的表面差异只是他们固执己见的结果，如果人们惟真理是求，就会发现他们本是一致的。

（二）人类一体

惟一的上帝把他的神圣恩惠赐给人类，所有人都是上帝的仆人。上帝把他的慈悲、仁爱和善意倾洒在他的每一个创造物上。所有的人都是同一棵树上的叶子和果实，他们的根源相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上帝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

（三）宗教应带来仁爱和亲善

宗教若不成为人们友爱和团结的动因，那就不是宗教了。所有神圣的先知都是拯救灵魂的医生，他们对症下药，诊治人类。宗教应团结所有的心灵，使战争和纠纷从地球上消失，推进精神文明，给每一颗心带来生气和光明。

（四）宗教与科学和谐（见本文第三部分）。

（五）宗教、种族或派别的偏见破坏了人类的基础

分裂、仇恨、战争和血腥暴行都是由这些偏见引起的。宗教、种族或国家都只是人为划分所致，只是在各自的成见中有必要。上帝是天下所有人的上帝，对于上帝来说，凡人皆为同一种创造物。因此应该把整个世界看做是一个国家，把所有的民族看做是一个民族，所有的人都属于一个民族。

（六）同等的生存机会

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都有权享受安宁和一定程度的财富。穷人也应该达到起码的生活水准，谁也不应该饿死，不应该让任何人贫困、困苦。

（七）人的平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该普行法治，而不是人治。惟其如此，世界才能变得美好，天下一家才能实现。

（八）世界和平

经由各国人民和政府选举产生一个全球最高法庭，来自各国家和政府的成员在这个法庭里商讨天下大事，一切争端都提交该法庭，它的任务就是防止战争。

（九）宗教不应介入政治

宗教在思想领域起作用，而政治则属于外部情况的世界。宗教和政治毫无干系，教士的工作应该是教育、指导和规劝人民，使他们取得灵性进步。

（十）教育和指导妇女

妇女与男人有同等的权利，她们是宗教和社会里的重要分子，只要她们受束缚而不能最大限度地发展，那么男人就无法取得有可能属于他们的伟大成就。

（十一）灵性只有通过圣灵的力量才能发展

只有圣灵的气息才能使灵性发展，失去了圣灵的赐福，身体就无异于行尸走肉，灵魂是给肉体带来生气的，要是没有灵魂，人体就只能是了无生气、死寂沉闷的。[4]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人类平等；真理是独立的；各种宗教的根本基础是同一的；宗教的目的是为了团结人类；宗教必须与科学相符；男女平等；破除一切偏见；世界和平；普及教育；解决经济问题；推广一种共同的世界语；成立一个公正的国际裁判所。巴哈伊教规定信徒每年斋戒一次，戒饮酒赌博、偷窃及暴力，禁说谎及背后论人是非，不得乞讨，必须工作，效忠政府，服从当地法律，重视婚姻及家庭生活。可见，巴哈伊教不仅有明确而与人类福祉相一致的教义、规定和对自身拓展的发展计划，而且积极推动信徒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巴哈伊教认为从事的工作不仅是必要、而且是一种服务信仰的形式。巴哈欧拉禁止乞讨或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鼓励信徒们“热切关注”社会的需要。在巴哈欧拉的著作中，更进一步地强调了自我努力和服务人类在灵性生活中的重要性，认为本着为服务的精神而工作在神看来如同祷告和崇拜一样。

巴哈欧拉认为现代人类集体生活需要世界政府。巴哈伊信徒支持由国际联盟和联合国之类的组织改善国际关系。巴哈伊社区在以色列海法世界正义院的指导下，出任了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联合国环境署

---

[4] 参见《巴黎谈话——阿博都巴哈1911年巴黎演讲录》，李绍白译，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1999，第106-109页。转引自蔡德贵的《当代巴哈伊教研究》（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06，第419-421页。

各国际组织的顾问。并且巴哈伊在纽约和日内瓦的联合国机构设有办公室，在联合国的地区特使和机构中拥有代表。最近又在联合国机构内设立了环境和妇女发展办公室。巴哈伊还参与其他联合国部门的开发项目。2000年联合国世纪发展论坛，巴哈伊是高峰会议中唯一被邀请的非政府机构发言人。

通过对以上材料的分析，可见巴哈伊教非常重视人的发展，人不仅须要精神的发展还须要物质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包含了人的生存环境、人际关系的发展以及人的宗教需要的发展。如巴哈伊教教义所说，科学和宗教是人类进步和发展的双翼，缺一不可。科学带给人前进的工具，宗教带给人仁爱和善良；科学从实证的角度使人认识到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地球是完整的生命系统，人类必须爱护这个共同的生命。巴哈伊教使我们在心灵上得到慰藉，我们心存敬畏，才能掌握现代科学的理论，恰当地有限度地利用技术为人类服务。由此可见，科学与巴哈伊教结合的实践理念就是：人类一家、天下一体；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利用科学和宗教促进人类进步和谋求人类个体与整体的幸福，用磋商和对话解决矛盾。科学是增进人类物质财富的工具，巴哈伊教是使财富和工具不被滥用的保障。科学和巴哈伊教结合的实践理性才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

五 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可持续发展已经被多数人认可。2008年10月24日至25日，16个亚洲国家和27个欧盟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和东盟秘书长在北京举行的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上达成共识，发表了《可持续发展北京宣言》。摘要如下：

> 认识到当前全球人口不断增长与环境持续恶化、资源迅速枯竭及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减弱的矛盾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日益凸显，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和重大紧迫任务；
>
> 亚欧会议成员愿本着互利共赢的精神加强合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
> 重申可持续发展关系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关系各国的生存与发展，关系世界的稳定与繁荣，各国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应努力保持和改善环境质量，充分考虑子孙后代的需求；
>
> 认识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三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强调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特别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应对气候变化和保证能源安全、社会和谐是实现可持续发展需特别关注的问题……

鉴于《北京宣言》之共识，我们可以说科学与巴哈伊教相结合的实践理念之内涵以及巴哈伊行动完全符合人类之普遍共识，基于现有可持续发展研究之成果[5]，我认为有以下路径可以采纳：

首先，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科学与巴哈伊教结合的实践理性须要人的灵性才能付诸于生活，才有意义。以人为本是巴哈伊教对人的灵性的开发，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任何系统理论或者所谓的科学消解主体人的存在均会走向困境。没有主体的存在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知识，科学的进步需要人，宗教的发展需要人。在此意义上，只有发展人的能力和德性，使人充满爱，人类才可能与自然协同发展。

其次，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对科学知识和宗教知识的掌握，而这就需要人们长期的学习

---

[5] 参见冯华的博士论文《怎样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可持续发展思想和实现机制研究》，李龙熙的《中日韩可持续发展比较与区域合作研究》，牛振国、孙桂凤的《近1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展与分析》，毛锋等的《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和知识积累。消除贫困和宗族偏见，实现性别平等也在于对现代科学、宗教和哲学知识的学习。因此，普及教育，鼓励质疑与磋商对话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手段。

再次，个体能力的培养应包括道德能力和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的能力，以及能够因时因地制宜获得生活或创造的人生信念的能力。

最后，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个体能力的提升，这种能力既是综合能力也是判断能力，归结为个体在正确的理念引导下的决策能力。可持续发展是在现实的困境和资源有限性这一前提下提出来的，而这种认识恰恰忽视了人的灵性的存在以及人的学习能力的无限性。因此，只有在开发了人的无限的科学知识潜力和仁爱的宗教情怀，人类才能实现资源、环境、人口与信息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再次证明了科学与巴哈伊教相结合的实践理念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石这一观点。